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駟署

卷之二十一

七

說苑新敘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至論新序則以為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益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為鐘鐻為鼎彝尊壺皆是也及其既有成器則鐘鐻之不可使為鼎彝尊壺鼎彝尊壺之不可使為鐘鐻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為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為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言言者繼之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則止耳苟為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奮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為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精微之際益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其過董生然猶況於襍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即鞏之所推獨稱楊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折衷以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呂悔叔曰同姓之卿數眾以為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說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為忠夫以子政為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即斥逐誅死不旋踵于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弟所不忍容子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是亦豈枉已者之為

使資枉已則于政以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迺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因抑以死若此者豈獨不少資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之旨率不為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惟于政之書時為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即繼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謬習謬使于政之心不白於天下迺為之辯者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于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今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譏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曹肇上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卷一

漢沛郡劉向著

新城楊以澧校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執，不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宜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威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博節安靜以稽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奮，伯禽再拜受命而辭。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此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適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治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微舒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訟獄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

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虞人與為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倬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蓋掌敵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臣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賢者進。少賢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有吏羣黨而

多我忠臣以誅死於無罪和臣以舉賢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誅舉之情矣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教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甯子今年老矣為事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讞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國恤辭令不給則照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戾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甯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輟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昨令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見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于嬰之過補嬰之闕持進仕之

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去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自得承宗

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

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

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

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土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

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

子聞之從周歸燕鄰行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彊齊夫燕

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實此之謂也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

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

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

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

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明王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

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

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

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

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隱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

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隱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

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

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不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譏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發聲者也詩云上下真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福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一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王是以高而尊之也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黔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遣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字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甯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

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

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于歟

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湯曰樂食先嘗於單然後至於貴樂言先獻於貴然

後聞於單故樂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樂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單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

味言然後謂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

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

以耳者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甯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

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甯饒

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

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趙簡子與甯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甯激致之吾嘗

宮室臺榭矣而甯激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甯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甯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

吾善也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

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樂

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乎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

君輔也畧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畧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畧哉遂輟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解

此方試談，需要完結的，請勿問。

賦曰使我言而無言違師經援髮而撞文侯不中中流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齊景公遊於蔓園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惡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如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令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倉則其身倉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與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眾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天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冀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子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闕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

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一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遂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福禍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早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諫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

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齋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諂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當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眾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闕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

讀此

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輦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甯靜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惠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于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功也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眾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于為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為即墨而於齊足完忌舉北郭刁勃子為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段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肖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雁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令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令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

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子在後吏曰此三

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子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

吾忘令人塞之董安子曰此安子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實壁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子之所為後也簡主曰

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子之所為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

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王朝不危矣安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熟食對曰嬰非君

之尉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表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

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

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池

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

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之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

陷難者也晏子朝乘敝車駕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其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

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駕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

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

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

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縑

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

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縑布之衣麋鹿之裘

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醉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此